



十二魔令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十二魔令

卧龙生著

(第四册)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第三十二章 梟雄突围

江晓峰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个身着月白僧袍的老僧，并肩在三丈开外，除了空中的四面飞钹之外，每人手中，还各握着一面铜钹。

那铜钹大如轮月，破空飞来，金光闪闪，疾转如轮，别有一种震人的威势。

蓝天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少林飞钹绝技，盘空飞旋，人皆畏，可是我却未把它看在眼里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一面飞钹当先飞到。

蓝天义长剑一伸，大喝一声：“走。”

无人知晓他用的什么巧劲，但见长剑在飞钹上面一拨。

那近身飞钹，旋转的力道，忽然大变，笔直的飞了过

原来，这飞钹暗器，发出之时，全凭一般旋转的力道，若不能击中敌人，亦仗凭旋转之力，飞回发钹人的手中。

但蓝天义一拨之下，飞钹上蓄力大变，竟然不再为旋转的暗劲控制。

蓝天义拨开了当先而至的飞钹，第二面飞钹已接着飞

这一面飞钹，变化不同，将近蓝天义时，速度突然加快多，直向蓝前胸撞去。

蓝天义冷笑一声，长剑突然一个快旋，那飞钹有如贴在上一面，跟着蓝天义的剑势转了一周，劲道尽消，跌落

在实地之上。

第三面飞钹接续而至，蓝天义突然大喝一声，长剑迎向钹劈去，剑身上蓄有强大无比的内力，青铜飞钹，竟然被剑劈成两半。飞钹中分，失去了平衡的旋转力道，跌落地上，仍然不停的打转，激起了一片尘土。

蓝天义击落了第三面飞钹，身子突然飞跃而起，长剑向第四面飞钹上点去。

他剑上含蕴着一种奇怪的力道，点中飞钹之后，飞钹突然向下一沉，砰然一声，撞入地上，半面飞钹深入土中。

他在片刻之间，用四种不同手法对付了四面飞钹，不但祝小凤等教中弟子，个个看的心中敬服，就是两个施放飞钹的老僧，也瞧的暗自赞叹不已，道：“蓝教主果非凡响，女心了。”

喝声中，又是四面飞钹，盘转飞来。

两个老僧似是自知手中的飞钹，无法伤得敌人，飞钹出手，人也联袂飞起，直向正东奔去。

蓝天义长剑疾抡，人随剑起，剑闪万道光华，击落了四面飞钹。

就这一瞬间的工夫，两个发钹老僧，已隐入东西厢房不见。

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上，这时却同时出现了四座罗汉阵。

江晓峰暗中数计，每座罗汉阵一十八人，四座罗汉阵合计七十二人。

四座罗汉阵，十八位僧侣，分执着九支禅杖，和九把戒刀。

正东方位上的僧侣，穿着青色的僧袍，正南方位上，

僧袍，正西方白色僧衣，正北方却穿着一色的黑袍。

蓝天义虽有绝世武功，但他已领教了罗汉阵的厉害，眼见四座罗汉阵同时出现，亦不禁心生寒意。

如若他只有一个人，凭仗绝世武功，在未被罗汉阵缠上之前，破围而出，并非难事。但他六个随行的属下，却无法和他同时破围而出。

突然间，他感觉着六个随行的属下，不但未能助他一臂之力，反而变成了他的累赘。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六人一眼，冷肃的说道：“你们那一个有破围而出的能耐？”

六人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接口。

蓝天义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少林罗汉阵，的是厉害无比，如若被他们缠上，很难立时脱身。”

江晓峰等不知他的心意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。

蓝天义怒道：“你们听懂本座之言了么？”

余三省道：“话是听明白了，但却不了解教主言中之意。”

蓝天义道：“本座的话，很容易明白，如没有你们六人随我同来，区区几座罗汉阵，决无法困得住我。”

祝小凤听蓝天义说，如果没有自己和江晓峰等六人同来，这区区几座罗汉阵，决困不住他，不由问道：“教主之意呢？”

蓝天义冷冷说道：“我不愿和他们缠斗下去，但又不愿你们落在少林寺僧侣手中，应该如何，诸位不难想通了。”

江晓峰偷眼瞧去，只见此刻蓝天义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脸上泛升起一片紫气，双目中泛动着一片杀机。

这些人，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，如何听不懂蓝天义言中的弦外之音？但却个个装作不懂。

蓝天义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们当真都听不懂本教主的话么？”

祝小凤目光转动，看所有之人，都不答话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教主何不说得明白一些，使我们人人明了？”

蓝天义道：“好吧！如若你们都已死去，本座就无此顾虑了。”

祝小凤道：“教主之意，可是要我们战死於此，也不许让他们生擒活捉？”

蓝天义道：“时间太久，本教主无法多等。”

祝小凤道：“那要如何？”

蓝天义冷漠的说道：“你们手中都有兵刃，如若肯自绝而死，本座就可以放心走了。”

几人心中虽然早已听出来蓝天义的弦外之音，但经他这般说出来之后，仍不禁为之一呆。

江晓峰心中暗道：“这蓝天义既练正宗武功，又再练过魔功，此刻大约已变了魔性，大有六亲不认之概。”

但闻蓝天厉声喝道：“你们愿意不愿意？”

江晓峰眼看余三省等都缓缓举起手中兵刃，似是有着从命自刎之意，不禁心中一动，大声喝道：“启禀教主！”

蓝天义目中寒光如电，盯注江晓峰的脸上，道：“你要说什么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连晚辈也要死么？”

蓝天义道：“不错，你也该死，除非你有能力突破罗汉阵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教主对属下如此无情，不觉叫人太过寒心么？”

蓝天义冷冷道：“你们都死了，这件事别人如何知晓？”

祝小凤道：“少林僧侣会讲出去。”

蓝天义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已决定血洗少林寺，不留一个活口。尽屠了少林僧侣之后，天下武林，再无反抗我天道教的力量了。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你们不过死去六个人，少林寺将以千条性命偿还你们，这死亡的价值难道还不够高么？”

江晓峰心中暗道：“这蓝天义当真是够恶毒了，大约是我们看到了他和明定大师动手经过的情形，不愿我们把此事泄漏出去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也许我们无能冲出少林寺的罗汉阵，但却望教主给我们一个机会。”

这时，东南西北四方的罗汉阵，已然布成了合围之势。但并未立刻动手。

蓝天义回顾了群僧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文超，你的意见最多。”

江晓峰心中暗道：他已存下必杀我等之心，就算能随他破围而出，也是难得活命；卧底的用心，已难再继，何不借此机会，挑动玄真道长等，背叛变于他。如若能借少林僧侣之功，取他之命，或者是生擒了他，也可消去了武林中一场大劫。

他盘算决定，胆气一壮，冷冷说道：“一个人只能死一次，我们能为教主效命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，身逢强敌，战死亦是无憾；但教主强逼我们自刎而死，未免有些叫人寒心了。”

蓝天义似是对江晓峰的反抗，大感意外，怔了怔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江晓峰沉声应道：“晚辈之意，是请求教主，即使不带

我等突破罗汉阵，亦望教主能给我们一个求生的机会……”

蓝天义道：“什么机会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让我等自生自灭。教主无法回护我等，带我们全体离此，亦望能让我们自生自灭，试试这罗汉阵的威力，也许，我们六人之中，会有一两个求得生存的机会。”

蓝天义冷冷的说道：“你们全无机会，与其死于少林群僧手中，何不自刎而死？”

江晓峰暗中一直留心着无缺、玄真、祝小凤等的神情。只见他们个个脸色严肃，眉宇之间隐隐泛起反抗之意。但他们一和蓝天义的目光接触，立时就垂下头去，脸上那一股锐利的反抗之意，也随着消失。

江晓峰发觉了这个隐秘，似乎是蓝天义的眼睛中蕴藏着一种力量，能使他们消失去反抗意识，甘愿认命自裁。

他数度和蓝天义的目光接触，虽然也感觉到他目光中威棱四射，但未使自己心生畏惧。

就在他发觉这隐秘的同时，蓝天义似是也警觉到江晓峰的情形不对，冷冷说道：“高文超，你可识得本座么？”

江晓峰突然向前行了两步，挡在群豪身前，高声说道：“你是天道教的教主，蓝天义。”

蓝天义脸上泛现出的惊愕，尤过怒意，楞了一下，沉声说道：“你既识得本座，还不回剑自刎，难道要我动手么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如若在下一定要死，我也要死得个轰轰烈烈。教主纵要动手杀我，我也是一样要出手反击。”

蓝天义奇道：“你心中当真是这样想么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在下心中确作此想，教主如是不信，不妨出手试试。”

少林群僧，已把四个罗汉阵混合为一，但仍未发动出

手，江晓峰和蓝天义两人的对话，使他们有了充分的时间。但少林僧侣，却也是有意看完天道教内一场窝里翻的好戏。

蓝天义对江晓峰的坚定反抗，实有着大出意外的感觉，但并未挥剑出手，反而压制胸中的怒火，平和说道：“你当真是高文超么？”

江晓峰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是你的女婿，但你竟然迫我自绝。”

蓝天义双目盯注在江晓峰的脸上，道：“我在问你的话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如若我此刻声明脱离了天道教，似乎是用不着再听你之命了。”

一面暗中观察祝小凤、玄真道长等的反应。

除了玄真道长和无缺大师脸上一片平静之外，祝小凤、罗清风、余三省脸上也都升起了强烈的抗拒之意。

江晓峰无法瞭然个中的内情，但已确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

只要祝小凤、罗清风、余三省等不和蓝天义的自光接触，这三个人就能孕育求生自救的反抗力量。

如若蓝天义有一种控制这些人的“奇术”，无缺大师、玄真道长，应该是受毒较深的人。

他心中盘算着场中的情势变化，但戒备之心，并未消失。

缓缓举起了长剑，平横胸前。

他已暗下决心，只要蓝天义出手，将以蓝夫人所授的武功，和他力拼几招。

只听蓝天义发出了一声震慑人心的大笑，道：“高文

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江晓峰身子随着蓝天义的目光摇动，拦阻他的目光触及到罗清风等人。

他全神运剑待敌，而未再回答蓝天义呼喝之言。

蓝天义缓缓扬起了手中的长剑，道：“高文超，你抗拒本座之命，我要一剑取你首级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教主试试吧！你的武功虽然高强，但在下相信还能够接你几招。”

他这几句豪壮之言，似是也激起了祝小凤等反抗的勇气。

但祝小凤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教主迫我们自刎而死，和死于少林僧侣的手中，有何不同？但我们能放手和少林僧侣一战，也是桩死而无憾的事。”

余三省道：“教主如若想出手取我等之命，横竖是不免一个死字，我等如不愿束手待毙，那只有反抗一途了。”

蓝天义感到教主的尊严，受了很大的损伤，心头怒火高涨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本座先处置了你们这一群叛徒，再对付少林和尚。”

突见寒光一闪，一点寒星，挟着数缕白线，疾射而来。

耳际间响起了祝小凤格格的娇笑之声，道：“蓝教主，对不住啦，我要在死去之前先用暗青子招呼你两下，这也是死有荣焉了。”

蓝天义怒喝一声，长剑突然飞起，顿时闪闪幻起一片银虹。

但闻几声叮叮咚咚之声，一枚透骨子午钉，和十余枚毒针，尽被蓝天义闪起的剑光击落。

蓝天义杀机已动，击落了祝小凤打出的暗器，突然飞跃

而起。

身剑合一，化作一道白虹，直向江晓峰等人飞扑过来。

江晓峰站在最前面，自然是首挡锐锋。

眼看那一圈森寒的剑气，直罩下来，江晓峰不得不奋起神勇，挥剑一击。

这一剑正是蓝夫人传授他的剑招之一。

江晓峰连得松溪老人赐赠丹药，调息苦练，不觉之间，功力已增进甚多。

没有人看清楚两人的剑招变化，但见一道白芒飞起，卷入了一圈森寒的剑气之中。

两道剑光凭空交旋一阵，却未闻兵刃触击之声。

少林群僧，虽都是武功高强之人，也未见过这等搏斗之势，都看的十分入神。

白光乍敛，两条人影，霍然分开。

蓝天义脸上是一片惊奇、愕然之色，望着江晓峰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不是高文超。”

江晓峰举手按在鬓角之上，似是想拉下人皮面具，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，道：“你自己去猜吧！”

蓝天义冷哼一声，一招“潜龙升天”，身子突然间升起了一丈多高。

半空中长剑挥展，剑光如匹练绕身。

江晓峰心中暗道：“他居高下击，这一剑的威势，只怕尤强过上一剑了。”

正待再用出蓝夫人传授的剑招，反击他一下，情形却突然有了很大的转变。

但见蓝天义身子在空中，一个大转身，连人带剑，向外冲去。

少林僧侣料不到蓝天义会突然转向外面冲去，再想组成合围之势，已自不及。

匆急之间，纷纷举动兵刃，想阻止那蓝天义突围之势。

蓝天义的剑势，强猛绝伦，有如一道强烈闪光划空而过。

少林群僧十余件兵刃，在全无组合之下，如何能挡得蓝天义那凌厉绝伦的剑势。

剑光过处，兵刃和血肉齐飞。

四柄戒刀、两柄禅杖，挟带两条人臂，先后落地，蓝天义已冲破了少林寺僧侣布成的人墙而去。

他去势奇速，少林僧侣想发动罗汉阵合围时，已自无及。

但见蓝天义两个起落，人已飞上屋面，再度飞身而去，消失不见。

江晓峰望着蓝天义去如流星飞矢的背影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一个人的武功，能练到这等境界，实非易事，可惜他不能善用这一身成就，在武林之中，立下千秋万世的英名。”

但闻祝小凤格格一笑，道：“高护法，你是真人不露相，小妹这一次算走了眼啦。”

江晓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祝姑娘夸奖了。”

这时，少林僧侣已把伤者扶开，罗汉阵重又复合。

江晓峰目光转动，只见玄真道长，无缺大师脸上是一片茫然之色，似是有着一种无措的徬徨。

再看罗清凤、余三省，也是有着失去主宰的意味，只不过，没有玄真和无缺明显罢了。

祝小凤最为正常，只是眼光中有些闪烁不定，不停的眨

动眼皮。

江晓峰沉声说道：“祝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祝小凤答非所问的道：“咱们想法子冲出罗汉阵，就可以活命了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在下再请教姑娘一件事。”

祝小凤道：“你要问什么事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蓝天义在此之时，这些人似是都很正常，教主去后，他们怎么反而都像是失魂落魄一般？”

祝小凤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他们不是都很好吗？”

江晓峰摇摇头，道：“姑娘一点也瞧不出来么？”

祝小凤仔细的瞧了玄真和无缺大师一眼，道：“他们两个人好像有些神志不明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玄真和无缺大师不过是严重一些，包括姑娘在内，你们所有的人，都有些神志不明。”

祝小凤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也有些不对么？”

江晓峰目光转动，只见四周布守的少林寺僧侣，个个举着兵刃，而且已开始缓缓转动，只是没有出手向几人攻袭罢了。心中暗道：“这些人的毛病，只怕也不是一时之间，能够找出病源，必需要一段时间才成，目下要紧之事倒是只有先行设法使他们放下兵刃，放弃抗拒之图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不错，不过姑娘的病症轻一些而已……”

祝小凤轻轻咳了一声，接着道：“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咱们无能和少林寺僧侣对抗，如是要打下去，咱们决非少林僧侣的敌手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弃去兵刃，向人求和了。”

祝小凤望望四周转动的罗汉，低声说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和他们讲和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如今人强我弱，咱们得先弃去手中兵刃，以示决心，才能和人家讲和。”

祝小凤道：“弃去手中兵刃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不错，如若咱们不先把兵刃夺去，别人如何能够相信咱们？”

右手五指一松，手中长剑丢弃在地上，道：“姑娘请劝劝他们，丢掉手中的兵刃。”

祝小凤沉吟了一阵，丢弃手中兵刃，望着余三省和罗清风，道：“你们都听到了，咱们合起来，也无法冲出罗汉阵去，如若是你们不想死，咱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和少林寺僧侣讲和。”

罗汉风、余三省望了祝小凤一眼，缓缓把兵刃弃置地上。只有无缺大师和玄真道长，两个人仍然站在原地未动，既未丢弃手中兵刃，也未有动手的准备。

江晓峰身子一闪，到了玄真和无缺身后，双手齐出，同时点中了两人的穴道。

只听一声清亮的佛号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掌门人驾到。”

缓缓转动的罗汉阵，突然停了下来，正东方位上群僧纷纷向两侧退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只见少林掌门人宏光大师，带着神算子王修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江晓峰一抱拳，道：“王老前辈别来无恙！”

王修缓缓说道：“你是——”

江晓峰伸手揭下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道：“晚辈江晓峰。”

王修道：“果然是你。”

江晓峰回顾祝小凤一眼，道：“他们都被蓝天义逼的脱离天道教……”

王修道：“我都看到了……”目光转到玄真和无缺的脸

上，接道：“这两位的神情有些奇怪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老前辈智略过人，如若能够找出那蓝天义控制这些人的法子，咱们就掌握了一半的胜机。”

王修道：“这是关键，在下自当尽力而为……”目光转到祝小凤的身上，道：“假如你们都是被蓝天义暗中下毒所致，不知不觉间受到了他的控制，姑娘是中毒最轻的一个，还要请你祝姑娘多多帮忙了。”

口中说话，双目却盯注在祝小凤的脸上，查看他的反应。

祝小凤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问道：“你想要我如何帮忙？”

王修道：“此处不是谈话之地，咱们到禅房中再详谈。”

江晓峰：“玄真和无缺都已被我点了穴道：暂时派人把他们送往一处静室养息。”目光一掠祝小凤、余三省等，接道“如若他们中毒，祝姑娘中毒最轻，这两位也不太重，也许有助老前辈了然内情……”话至此处，似是突然间想到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，接道：“糟了，咱们时间不多了。”

王修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蓝天义已准备在今夜之中，倾尽全力攻打贵寺，那将是惊天动地的恶战。”

宏光大师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咱们到方丈室中谈吧！”

回头吩咐身后两个僧侣，扶走了玄真、无缺，一面举步而行，一面低声对王修道：“王施主，这位祝姑娘，和另外两位是否也要送他们到藏经阁去？”

王修回目望着江晓峰道：“江少侠的意思呢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就在下观察，此刻他们战志消沉，大约不会动手，即若出手，在下也有信心能制服他们。”

王修道：“要他们和咱们同往方丈室内……”

江晓峰道：“他们决不能再重返天道教，蓝天义恶毒成性，岂肯放过他们？这三人的神志，似都还有着适度的清明，对咱们也许会小有助益。”

王修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就依江少侠之意。”

几人随着宏光大师，直入少林方丈室内，小沙弥献上香茗，合掌一礼，退出室外。

宏光大师道：“远虑近忧，序有先后，江施主先说说蓝天义决心攻袭我少林寺的内情。”

江晓峰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蓝天义目下能控制多少武林人，为他效命，晚辈不知详情，但他却养了很多人猿、猛兽，那些猿兽，都已经过很长的训练，可听命行动。”

宏光大师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少林寺僧侣，大都能伏虎降猿，纵然在蓝天义控制之下，天下第一等的猛虎凶猿，贫僧相信，我少林僧侣，也能够对付得了。贫僧觉着难对付的还是蓝天义那一身出类拔萃的武功，如若天道教有几位像蓝天义那样武功特高的人物，敝寺僧侣虽然不少，也无法在全寺布成罗汉阵以御强敌。”

王修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师，那蓝天义训练的虎猿，和一般的虎猿不同……”

“那里不同了？”

王修道：“蓝天义训练的虎猿，除了原有的凶猛之性外，已学会了武功。”

宏光大师道：“虎猿如何能够和人一样，也学会了武功呢？”

王修道：“当然，蓝天义本身不会有训练虎猿之能，但大师别忘了他得到了丹书、魔令两本武林宝典，那是两本无所不包的奇书，蓝天义处心积虑，早有准备，那些虎猿都是

经选择过的品种，据在下所知，蓝天义的这批虎猿，已经在一处极隐密的所在，养了数年之久，初试锐锋，生裂南狱三英，决不能等闲视之。”

宏光大师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蓝天义挟盖世侠名，暗施阴谋，实叫人无法早作预防，王施主这么一提，倒让贫僧想起了一件往事……”

沉吟了片刻，接着道：“大约是五年之前，老衲接获敝寺中行脚江湖的几位弟子报告，发觉了几处盛产虎、猿的几座名山中，有甚多捕捉虎猿的人，那些人似都是武林高手，不像一般猎户。当时，老衲也未把此事放在心上，想不到竟是蓝天义的一支伏兵。”

神算子王修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倒是早知蓝天义心怀异志，只是，武林中对他的侠誉，太过敬重，如无确凿证据，很难得使人相信，同时，在下数度改装，潜伏镇江暗中察看，发觉蓝府之中，似是有着两种不同的力量，在相互冲突，蓝天义也似是受着一种强力的束缚，当时，在下已遍访几位心怀正义的掌门人，希望能够说服他们，遣派弟子暗作部署，但都遭拒绝，唉！那时，区区虽然是感慨万端，但也只暗叹天数使然，大劫难逃，不过，有一点，倒是出乎我预料之外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那一点出你意外？”

王修道：“蓝天义发动的这样快，提前了我所预计的三年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事已如此，现正急在眼前，老前辈素有神算子的称号，可否先想出一个对付虎猿的法子？”

王修道：“我已经思索甚久，强弩陷阱，都已经来不及准备，而且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虎猿，也未必畏惧强弩陷